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8月9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  
向陈明丽

【行走笔记】

## 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

□钟倩

一个人与一座山的相遇是有机缘的，一个人与一座山的重逢也是有因缘的。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，需要阅历加持才能彻底了悟。

我上小学时，每当有外地朋友来济南，市民习惯性地推荐去趵突泉、大明湖，最后才是千佛山，这个固定排序似乎一直在人们脑海中顽固地矗立着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刻板印象早已被推翻，济南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，网红打卡景点更是逐年推新，千佛山景区以“雄、秀、奇、峻、险”的独特风景深受天下游客青睐。就像一位南方朋友所说，“我就是要看看泉水‘咕嘟咕嘟’往外冒的济南城，还会藏着怎样的名山胜景？”

我经常说，自己受过的最好的教育就是来自那些大大小小泉子，那些老街巷。之所以不敢贸然说山，是因为它实在太深邃太神秘太美妙太美丽了，我生怕一说出口，就被它所覆盖，就被它带走。因为，我深信，每一座山里都住着一尊神——杜甫去过的泰山，因“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”而盛名天下，成为行走的文化名片；李白曾在庐山炼丹修道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至今还在游人心中发生作用。相比之下，千佛山海拔既不最高，名声也非最响，却因历史文化厚重而成为古今之人的向往之地。

以前我写千佛山，写的是童年的往事与记忆；庚子盛夏，我一头扎进这座山里，写的是与己身的相遇。那么，都看到了些什么呢？弥勒佛、万佛洞、千佛崖、文昌阁、观音院、历山院、佛慧山、黄石崖、卧佛、十八罗汉、坐鳌巨佛等等，是这些，也不仅是这些；还有，历史的倒影，城市的过往，生命的轮回，斑驳的光影，永恒的记忆……我看到了成住坏空，生死无常，自然人性，诗意图居。

就在我全身心投入，一次次与千佛山对谈兴浓时，父亲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就像一根断线的风筝，“轰”的一声坠地。我至今仍像做梦一样，“生死无常”，时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大字，究竟需要多少阅历打底子才能参透，究竟需要饱蘸多少泪水做药引才能懂得？似乎，它是要用大悲恸大离别方能体悟——死，从来都是生的一部分，死，从来都与生拥有同等地位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，不敢面对，是出于害怕失去和充满恐惧，但是，终有一天总要瞬间直面。

痛失父爱，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语的精神恍惚状态。多少个深夜里，我苦苦追问：既然人生就是一场空，为什么我放不下对至亲的眷恋？一文友推荐我读王维，读着读着，我哭了，又笑了。他与好基友裴迪在一起，他喝白开水，裴迪喝酒或喝汤，两人禅语打诳，别有乐趣，后来，裴迪跟哥舒小丹走了，王维孤独终老。我顿悟——原来，人生最大的关隘，就是了悟生死；我们总想看清楚，却一直看不明白，甚至读书或阅历越多越容易迷障，这就是执念，后者往往是最大的羁绊。

然而，倘若没有了牵绊，没有了烦恼，人又岂不是活得像个假人？

天下万僧归于一佛，天下的山，也莫不过一座千佛山。千佛山是时间的博物馆，千佛山也是空间的艺术馆，千佛山还是自然的后花园。我沉湎于那些佛像、造像与石刻，我敬畏于那些匠人的精湛技艺，我惊叹于佛教建筑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关系，从中感受到文明的力量和生命的重量。但是，我也在时刻警惕某种文明的捆绑，好像现代人一说起人文古迹和山水风景，就习惯与文明扯上关系，这俨然是文化的盲目和审美的倒置。

常常想起两则故事。一则是一则，盲眼尼姑听完晚课，师父对她说，“天已经很黑了，你打个灯笼回家吧！”盲眼尼姑回答道，“我眼睛看不见，打个灯笼有什么用？”师父说，“当然有用啊，你是瞎子，但是别人看见你手中的灯笼，可以让开你！”盲眼尼姑应声道，“那我就打上吧。”熟料，半路上她仍和一陌生人撞了一个满怀。盲眼尼姑道，“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手中的灯笼吗？”对方回答，“你灯笼里的灯已经灭了啊！”盲眼尼姑恍然大悟，原来一切外在的光亮都是靠不住的，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本来的光源。

另一则。从前有一个本领高强的小偷，小偷的儿子长大后就缠着他传衣钵。一天，拗不过儿子的软磨硬泡，夜里他带儿子去偷东西。两人进了一户人家，发现房间里有个大柜子，父亲想办法把锁打开，叫儿子进去拿东西。儿子刚钻进柜子，他立马把柜门锁住，大喊一声“有贼啊”，喊完就跑掉了。那户人家被吵醒，丫鬟举着蜡烛进房间找贼。柜子里的儿子急中生智，用口技学老鼠打架，吱吱叫个不停。丫鬟以为柜子里有老鼠，拿来钥匙开锁。柜门一打开，小偷的儿子冲出来一口气把蜡烛吹灭，趁黑溜走了。跑回家见父亲在睡觉，儿子叫醒他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害自己的儿子？”父亲答：“你不是出来了了吗？你成功了，衣钵就传给你了。”禅师以此故事告诉徒弟们，修行没有定法，随便修哪一种，要自己想办法。

每一次登临千佛山，或选择不同的线路，或步行与观光车结合，看到的风景也各不相同。但是，相同的是我们走过的路，待回头看时，早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就像那个小偷与儿子，逃走的方式和契机不同，相同的是各自行的道路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游览千佛山，登临千佛山，会不自觉地被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所束缚，甚至很多家长是替孩子“背着”作业走进千佛山的，可想而知，回来的作文很难摆脱“流水账”或“口水席”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游山玩水，不是征服，不是敬畏，而是重塑自己与自然的关系，继而唤醒被蒙尘被熏染的本心，在融入自然的过程中交付沉重肉身和隐秘心事，看到内心的光和亮；倘若与之背离，就会变成那位盲眼尼姑，打着灯笼也会撞到人——当一个人内心失去了光明，再多的外在苛求也是徒劳无功。

我经常回想起那个下午，从千佛山宾馆出来，我与朋友临时起意去了千佛山。景区内游人三三两两，遇见几位背着书包的外国友人迷了路，正在向路人比比画画，操着蹩脚的汉语打听方向；还有一白衣长者，戴白手套，在树林里练功，枝头挂着的收音机不时传来刘兰芳说评书的洪亮嗓音，旁边的鸟儿在地上跳着华尔兹，一点不惧怕人的样子。我们在一块石头上闲坐下来，聊山上的建筑，聊大舜的故事，遥想当年山上僧人的传奇经历……不知不觉，夕阳西斜，山上的庙宇和草木仿佛蒙上了一层神奇面纱，美轮美奂，若隐若现，叫人沉醉。我想起曾经手抄过的约翰·索尔《夏日走过山间》中的一段精彩描述，“现在的我们正置身于群山之中，并与之融为了一体，人山合一的境界点燃了我们的激情，使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在颤抖，每一个毛孔和细胞异常充盈。相对于身边的美景，我们的血肉之躯仿佛已如玻璃般透明，好像已经真正成为了这美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与周围的空气、树木、溪流、岩石一起，在阳光中舞动——成为自然的一部分，没有了衰老与年轻的区别，没有了病患和健康的牵挂，唯有永恒。”

这样的时光，一个下午也是永恒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## 老树春深更著花

□周长风

2017年春，我移家东城，与李心宏先生住上下楼。过去虽然都在济南市直机关工作，但并无交集，缘悭一面。做邻居后，都退休，又一起参加诗友们的采风，接触渐渐多起来，由此大略得知他的经历。

心宏先生年轻时，长期在家乡商河县工作，曾任乡村中学语文教师、县机关干部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、乡党委书记。1998年援藏，任白朗县常务副县长、县委副书记。2001年返回济南，先后在市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、市园林局、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，担任领导职务。2018年于市委巡察组组长任上退休。在接触中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他儒雅萧散，谦和真诚，时时透出纯朴的底色，未见一丝官气。几十年来，各级领导干部，我接触过数以百计，对心宏先生却不禁暗暗称奇，他为官年久，屡经转升，是怎么做到久居官场，不染官气的呢？这太不容易了。

前几天，心宏先生送来新出版的大著《补白集》，认真读罢，随即感到这本书对我的疑惑，做了很好的解答。《补白集》是一本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书，收录了作者十多年来文学艺术的代表作，有散文、评论、新体诗、旧体诗、歌词、楹联，还有曲艺作品、书法与国画作品，林林总总，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，以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。比如所作楹联，从5字联到35字联，皆格律严整，文采焕然，令人钦敬与激赏。

对心宏先生的各项艺术成就，难以一一评述，只是想说，我最爱读的，最打动我的，是书中写亲人、家乡、儿时的那部分散文作品，如《父亲的“生意经”》《父亲的书屋》《儿时的星空》《曾经的电视梦》《带上母亲去休假》《命“硬”的立军》《母亲的天地》《五双鞋垫》《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》等等。这些作品感情诚挚，细节真实，人物鲜活，不加修饰地呈现亲情、乡土、童年、庄稼、节气、温饱、星空等农业社会、乡间生活最基本的元素。这一切应是他生命的根基和精神的依附。心宏先生之所以平生葆有淳朴真诚的品性，我想，重要原因之一应是家乡，特别是父母赋予他的土地般的本色非常地坚牢，历经无数的雨打风吹而未稍有褪色和改易。

在上面提到的作品中，我尤爱心宏先生专写父亲的两篇。他对父亲既爱且敬，可以看出是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，但却没有因之溢美，而是如实写来。他笔下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，终身操劳，为了家庭将教书、耕种、经商轮番扛在双肩的乡村知识分子。既恪尽职守，又善于权变；既深爱家人，又失之严厉；既有书生的品格，又有商人的胆识。所记述的一些事情，如身为教师去“投机倒把”，为了让儿子顶替而设法提前退休，若按当时的政治标准，或今人的世俗眼光衡量，或许并不那么“高大上”，应为尊者讳。但家史也是史，心宏先生秉笔直书，记述而非塑造了“这一个”父亲真实、立体、生动，在我看来还是了不起的形象。这一形象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独特的、不可复制的时代，其典型意义，我以为超过了许多优秀小说中精心塑造的上世纪后半期的农村人物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心宏先生写的不仅仅是怀亲文章，更是时代记录，后人将会从这一形象来感知他们的先人是怎样的人，曾经怎样生活过，从中了悟世事，汲取智慧。

心宏先生的新书取名《补白集》，很有意味。他说，虽然退休了，但生命不应大面积地“留白”，而须通过努力补上不再有日常工作的空白。这让我想起，我曾从业的新闻出版界，将报刊上填补空白的短小文章，称作“补白”。20世纪上海郑逸梅先生即以写此类文章得享盛名，世称“补白大王”，平生著作上千万字、40余种。还有济南乡贤南宋辛弃疾，文怀公相之策，武具将帅之才，然而平生不受重用，常年闲居乡间。他作词也只是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、心间的空白。其“补白”之作《稼轩词》，却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，为他赢得千秋美名。心宏先生或意在继承这种“补白”精神。

与心宏先生交谈中，我得知，他对退休后的生有着明确而美好的期待与规划。我想，人生应该像树一样，小树有小树的蓬勃，大树有大树的挺拔，老树有老树的苍翠。老树因岁月的积聚、风霜的雕刻，枝干会更加遒劲，只要不消沉，肯努力，或许能绽放更多更耀眼的花朵。对心宏先生的文学艺术创作，我正如是观。

比起诸君，我呢，因与心宏先生比邻而居，自然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了。最后作七绝一首，以表喜悦之情：

迁居欣幸比高邻，志远心宏意更真。

书画诗文诸样会，登楼请益日敲门。